

駐村工作日誌卷二

來自湯皇珍

今天是九月二日溫度驟降，似乎秋天在日前大雨的菩提葉落中已經走來了。整日陰雨。本打算前往景福宮展開我九月預定拜訪漢城畫廊的行程計畫，然而兩天走路，總是一把傘開開合合一路濕濕答答叫人不耐，我於是留在美術館看書。下午的進度到達1950年代，進入紐約黑山學院與偶發的這一段performance的歷史；performance要如何翻譯，說是「表演」還是「行為」或是我喜歡用的「行動藝術」？不論如何，每次閱讀這些表演過程的描述總是忍不住大笑，笑聲空蕩蕩的迴響在我所在的餐廳空間，要是有人在這個時候走進來，一定會被我嚇住，以為這個外國人發瘋了！的確，行動藝術總被人用荒謬、無意義、瘋狂、前衛等字眼來形容。「前衛」，也有人對此二字尤其嗤之以鼻，其實avant-garde直譯為——走在衛隊的最前鋒；換句話說，第一個挨到子彈的就是這些人，你高興為之嗎？而他們是心知肚明的，在走上前去的時候。

傍晚雨停了，我以倒退行走的方式登上在返回駐村房間的斜坡路，看見美術館那邊還是燈火通明，聽說是什麼VIP人士在此開會等等，越過公路與河道，遠方的玉蜀黍公寓也是燈海一片，那麼，讓我也以倒退的方式展開我的卷二日誌。

八月二十九日，我前往漢城中部一個名叫茂朱的滑雪勝地，參加我的第三場行動表演。這個藝術節有一個極美的名稱曰—firefly，我於是也準備了一個很美的表演，亦命名為「firefly」，未料此次表演是我在韓國最艱辛與傷心的一次。

韓國的藝術節名目繁多，一個夏天到處都是「藝術節」〈他們使用festival這個法文字〉，多半由當地市政府單位主辦，主要是吸引觀光、振興產業，商情至上。但藝術家也會或多或少搭個便車，提出計畫謀求合作，也因而獲致機會得以演出或展覽。像我所接觸的KIPAF 〈korea International Performance Art Festival〉就幾乎是個一人組織，這個藝術家也做performance，是個中學教師。這位洪先生單人作業，單兵打仗，英文也不夠，居然能邀請來自亞洲、歐陸、美國與澳洲的藝術家由遠地飛來。KIPAF 今年已經進入第七屆還是窘境輩出，接待通譯、住宿交通、場地設備皆是年年「看天田」，仰賴獲得經費的多寡以及主辦單位能夠協助的人力物力狀況不同而不同。制度是不存在的，組織也是不存在的，只有一個人的頑念以及一群藝術家表演的慾望與夢想是每年復發的。

一行十二位藝術家。四人來自香港人，一人原籍大陸現居日本，一位是王墨林來自台灣，二位來自日本，一位原籍義大利現居美國，一位來自丹麥，加上當日我由京畿道趕赴以及另一位從大阪飛抵，八月十九日全聚集在富川市，漢城西邊大城。表演場地是地鐵出口連結到百貨公司的一處熱鬧的會面點，除了原地有的一

座高台加上麥克風，我們沒有其他設備。表演的時間是下午三點至五點，藝術家討論如何輪番上陣，觀眾圍成一大圈，場地嗡嗡的熱鬧滾滾。

表演過後我們搭火車兼程前往另一城市，名為金泉，位於韓國中部。車程三小時，夜半抵達。八月二十日是第一場次展演，加入了韓國藝術家；我被安排在八月二十一日演出。這次我們使用戶外場地，搭蓋在金泉市一個新建的文化中心廣場。此廣場中央為半圓樓梯，左方是展覽廳，右方是戲劇廳，佔地頗大，可見地方政府也是有一些藝術產業的考量；隔日我們拜會金泉市文化部門，得知市內還有一處雕塑公園，此地的寺院亦是舉國聞名，文化企圖十足。

戶外場地彼鄰群山以及高架路，一旁有座大型足球場，除了怕下雨，我觀察場地頗大情況與十九日迥異，設想沒有隨身麥克風我表演中的敘述部分必將失色，於是為了這只隨身麥克風問了兩天，終於在演出前一小時拿到。除了我讓主辦兼聯繫的洪先生大感壓力之外，還有丹麥藝術家需用的單槍投影機，美國藝術家需用的攝錄機連線皆是狀況百出。光有文化之硬體而無策劃執行的訓練與概念，遑論正確的文化概念；這像一個人有了身體而沒有大腦，你欲往何處去？

八月二十一日，安排在第二個節目上場的美國藝術家，演出之際果然機器出現差池，於是秩序大亂。我等了又等，不知何時輪我上場，竟失去了耐性，對這一切的蕪雜紊亂。前日我們被安排到一家韓式餐廳早飯，過了晌午我們又回到同一家餐廳午餐，吃的是幾乎與早餐同樣的菜色，我暗暗吃驚不敢多問。二十一日的早餐不用說是同樣的菜色，當日表演完畢約晚上十時，不論是表演者或是看表演的人都累壞了，居然我們又被安排回到同一家餐廳，一樣的菜色，席上沒有人有太多的交談，只是大口的用飯。到底是該感謝這位讓藝術發生的洪先生，還是該痛恨他讓藝術如此發生呢？王墨林總說這是一種韓國式的工作風格，而一台灣式的工作風格又是什麼呢？

當然，這些展演是與駐村的美術館無關，他們沒有管道而無從安排什麼。

現在我必須回到八月二十九日的茂朱城了。經洪先生的推薦，希望外國藝術家能支援茂朱的這個「firefly」藝術節。我被排定在八月二十九日演出。八月十六日，我回覆邀約的單位表示可以參加。歷經富川與金泉市的演出，我二十二日回到漢城，料想茂朱藝術節的聯絡人應該會聯繫，以便告知我如何前往該地，直到二十五日仍音訊渺渺，我實在無法再等待，於是麻煩駐地一位韓籍藝術家為我連絡。茂朱藝術節的聯絡人姓李，也是位藝術家，從事廢鐵拼貼雕塑。他在電話中向我的朋友描述，現場有一棵大樹以及一具大的電視架設在三尺高的卡車上。我嚇了一跳，必須立即應變原本預定發生在地面的作品，現在得跑到三公尺的半空。隔日往漢城採買新的材料，製作新的道具，剪輯錄影帶；二十九日我按照這位李先

生在電話中所約，於「下午」抵達茂朱市。

等待三小時，直到四點半終於見到這位名為「策展」的傢伙；我甚至不知道演出的正確時間，那棵所謂「大樹」只是一個一公多高的人工裝置，電視架設於卡車上，卡車卻只有80公分高，電視不僅不大還被分隔成兩半！這時與我同行的韓籍藝術家只得兼做起通譯，因為除了我還有一位遠從日本而來的藝術家。這位李先生開始說起許多當地人反對表演藝術等等的話，對場地、設備、支援這些要命的事項則一蓋兩手一攤，看我們兩個藝術家能變出什麼玩意？我低頭查看時間，茂朱是個多可愛的城市，而這個人，是多麼可惡呀！

我順利完成我的展演，利用現場有的兩個沙坑，挖掘了一個等身的洞把自己葬在裡面。暮色中躺在自然公園中那只自掘的人類終點。生命誠如是，藝術亦如斯。路燈並未及時亮起，全然未如李之所言旦旦——應該很亮，但仍有暮色。表演之後掌聲響起，李很高興的說：這是一個很好的觀念式表演。是呀，誰不喜歡看好戲？斬去你的手腳，剝去你的皮肉，看你如何？

只要精神不死藝術仍然會由藝術家手中翻飛而出。我帶去的材料一點用不到，因為那本是為了一個很美的作品。

九月二日 2003年 韓國京畿道廣州郡 young-un美術館藝術家駐地 102室